

舟舟現象－教育鬆綁有理

何福田/國立教育研究院籌備處主任

從《舟舟告訴你，不夠聰明沒關係》說起

該書原名《舟舟告訴你》由胡厚培（舟舟之父）和亞靜（紀實文學作家）合著，二〇〇一年在大陸以簡體字發行，二〇〇二年授權台灣「達觀出版事業有限公司」以正體字發行，並將書名改為《舟舟告訴你，不夠聰明沒關係》。

書中主角胡一舟（小名舟舟）是個弱智青年，但卻「被美國觀眾稱之為『獨一無二的指揮家』和『與會者的最愛』」（p.28）而成為世界級的交響樂團指揮大師。「舟舟」是怎麼辦到的？相信您我都很好奇，難怪本書在台灣出版，朝野政治明星，不分藍綠，像台北市長馬英九、高雄市長謝長廷、中華民國唐氏症基金會董事長林正俠都「真心推薦」。

請勿以這是一本弱智人教育成功的書籍，就以為書中所提到的教育方法只能適用於弱智人而對普通孩子的教育不適用。請想想看：在大陸現有六千多萬殘疾人（江澤民語，p.305）其中光是弱智者就有一千多萬人（p.17），占台灣半數以上的人口，為什麼就只有「舟舟」一人脫穎而出，其餘的都「符應」我們對弱智人的「刻板印象」呢？「舟舟」的成就也像他這種患者的出現率一樣是百分之零點二的「機率」（p.42）嗎？

答案很簡單，只有「決（絕）不放棄」（p.62）四字。弱智人只要「絕不放棄」就能成為「大師」，普通孩子反而會因為「絕不放棄」而不能成為「大師」嗎？或反而連「有所成就」都沒有嗎？「舟舟」的智商，「按照通例，醫生認為重症愚型患者的智商一般為30（點）左右 相當於三歲左右正常孩子的智力。」（p.63）光就智商多於「舟舟」100點的人就不知凡幾，其中究有幾人的成就與「舟舟」相比擬？難道天生智商高反而是「原罪」？當然不是。不過，「不夠聰明」真的「沒關係」！教育的理念與方法之正誤，以及有無愛心、決心與耐心才有「關係」。

讓我們多認識「舟舟」其人

一九七八年四月一日，湖北省人胡厚培與張惠琴的長子「胡一舟」誕生了（p.36），當時胡厚培已經三十七歲，而張惠琴也過三十（p.34）。「舟舟」一出生便被醫生判定是個「苕貨」（p.35），武漢方言中「苕貨」就是傻瓜（p.36），因為先天性愚型兒，唐氏症（Down's syndrome）患者生就一張大家一看便知的國際臉。胡厚培正喜中年得子，詎料在西洋人的「愚人節」，卻因「素不相識」上帝在這一天突然心血來潮 開了一個偌



師
苑
鐸
聲

大的『玩笑』。(p.34)讓百分之零點二的機率，百分之百的悲哀(pp.41-42)落在胡家。

生養唐氏症兒童的家庭，「認命的」已夠悲慘，「不認命的」可想而知更為悲慘，胡家選擇後者。胡厚培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出生於湖北黃陂一個貧苦農民之家，一歲母親去世，不久父親也因病「棄養」，最讓他遺憾和痛苦的是至今他無法回憶父母的模樣。他回憶童年，決定悲劇不能在兒子身上重演(p.54)，而激起憐子情結：「中國式」的大丈夫氣概(p.52)，他「暗自發誓：從今以後，要相『妻』教子，一肩挑起兩副重擔，在風雨人生路上，無論遇到多大的困難，即便是頭破血流，也決(絕)不回頭！」(p.41)因為「舟舟」體弱多病，所以胡厚培就回到孝感老家把養母接來漢口，讓老人家幫忙帶孫子(p.38)；而張惠琴因為養了一個「苦貨」，肝腸寸斷，千萬倍的痛不欲生(p.38)，竟然偕子鬧自殺，所幸歷經生死磨難，終於能跟死神擦肩而過，胡厚培也及時趕到(pp.44-46)。從此胡家的生活豈僅是一個「苦」字所能形容？

這個發誓要「相妻教子」的胡厚培，也是「舟舟」的父親兼恩師，究為何等人物？該書作者簡介中說：「一九四一年出生。一九五八年從孝感考入中南音專附中。一九六六年畢業於湖北藝術學院音樂系本科。現在武漢樂團工作，為國家二級演奏員。出身貧寒，經歷坎坷，雖處逆境，不忘拼搏。除敬業於音樂藝術工作之外，還努力於閱讀寫

作。近年來常有作品發表於報刊、雜誌。」

胡厚培因為妻子工作場所離家較遠，精神壓力較重，還要負責照顧1981年出生，小「舟舟」三歲的妹妹張弦(p.66)，便發誓「相妻教子」獨自養育「舟舟」(p.69)，因此，依照書中所述，今日之「舟舟」乃胡父一手調教的結果。

「舟舟」到了就學年齡不能上學校，因為在1980年左右，湖北沒有「舟舟」可上的學校，一般小學無法接受他(pp.124-125)，直到二十歲才第一次進入課堂(p.10)。因為胡厚培是武漢樂團的低音大提琴手(p.73)，在獲得大夥兒的諒解下，把「舟舟」帶在身邊，從三歲開始，「舟舟」每天就跟隨父親「上班」，開始他的「藝術生涯」(p.109)。說來奇怪，「舟舟」每天在父親樂團的排練場邊所安排的特別座上觀看樂團排練從不吵鬧，他就這樣當了將近二十年的「觀察員」。

一般唐氏症患者的智商都在30點左右，1998年秋天，「舟舟」二十歲，武漢同濟醫科大學曾為「舟舟」做過醫學測試，證實「舟舟」的智商不足40分(p.324)，但確認他有音樂潛能，而且認為「舟舟」的指揮絕對不是簡單的模仿，他的頭腦中確實有音樂。(p.325)

音樂應該是「舟舟」身上最明顯的特殊性向了。「舟舟」不識字，不會做十以內的加減法，弄不懂紙幣的面值，分不清圓球或方塊。二十多歲的他，智商停留在三、四歲的水平。(p.312)八歲時才學會「二加三等於五」，還常常把「二」念成「三」，把「五」

念成「四」。(p.134)

偉大的生命與賺人熱淚的偉大成就

自從1956年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卜陸姆 (Benjamin S. Bloom , 1913~1999) 等人在《教育目標分類學》(Taxonomy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 一書中把教育目標分成三大領域：認知領域 (Cognitive domain)、技能領域 (Psychomotor domain) 與情意領域 (Affective domain)，這三大領域就同時成為學生學習成就的指標。現在讓我們來看看「舟舟」的表現符合這個標準的程度。

在認知領域方面：「舟舟」智商30點，不及40點 (p.324)，不識字，只能算到 $2+3=5$ ，無法做10以內的加減 (p.312)，不識樂譜 (p.311)，除了對音樂的「感悟」有點成績外，認知領域的成就，縱然不繳白卷，恐怕也乏善可陳。

在技能領域方面：「舟舟」從三歲開始在武漢樂團隨父「上班」當觀察員，在位於漢口解放公園南側的武漢市「一院六團」的藝術大院風水寶地 (p.107)「學習」，六歲時，有一天上午中場休息時，樂隊首席指揮劉新濤逗著「舟舟」問想不想當指揮，「舟舟」應聲「想啊！」劉為了說話算數只得將樂團交給「舟舟」，而「舟舟」竟然有板有眼地指揮樂團演奏「卡門」，大家吃了一驚，但隨即遺忘，然而胡父心裏有數了。(pp.114-

116) 原本一句「戲言」，卻弄假成真。經過1997年電視紀錄片《舟舟的世界》(p.174)，到2000年春節前夕中央電視台的《實話實說》(p.196)，「舟舟」已是大陸的名人，到2000年九月六日，「舟舟」出國了，圓夢美利堅 (p.210)。終於在九月裏在華盛頓藝術中心和紐約卡內基音樂廳指揮美國國家級交響樂團，演奏《自新大陸》《瑤族舞曲》《星條旗永不落》等名曲，獲得空前的成功 (p.263)。於是「舟舟」在二十二歲成了世界級的交響樂團指揮家，獲得「大師」的頭銜。「舟舟」不是多才多藝的人，但他的「指揮技能」已經登峰造極，這技能領域的評量，讓人傷透腦筋，到底該評他多少分？

在情意領域方面：「舟舟」因為身高只有140公分，二十多歲的他看起來很像十幾的兒童 (p.186)，但他從小就很懂事，從沒見過他有什麼破壞行為 (p.187)。「舟舟」在家是個好孩子，看見父親忙碌，他會主動為父親泡茶；看見母親給他一針一線地編織毛衣，他會親暱地摟住母親：「媽媽，你是一個好媽媽。」讓做母親的熱淚盈眶。(p.188)他很善良，主動幫助街上的弱智老人看守打氣筒，為過往車子打氣充胎。他會挽著弱智老人畏畏縮縮地穿過車水馬龍的大街 (pp.178-179)，令人感動落淚。他很懂事，在排練場他會取下別在腰間的B P機，不能讓它發出任何噪音，干擾別人。(p.318)以上這些「美德」，是否受到良好教育的「聰明人」都能做得到？僅就攙扶弱智老人過馬路一



項，一般正常人曾經做過幾次？在公眾場合旁若無人大肆喧鬧者又是哪一種人？「舟舟」沒有受過學校教育，他的愛心、善良、包容、規矩等等情操，在情意領域的成就，應該給予什麼樣的分數呢？

古往今來，有幾人能以兩樣以上的專長，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而取得世界性的公認地位？「舟舟」雖然只有一項音樂指揮的專長，但他的造詣之高，不僅在唐氏症患者中不曾有聞，即在芸芸眾生中亦屬鳳毛麟角。

「舟舟」不是天才，也不是一個健全的人（p.314），他只是一個再平凡不過的人，甚至被人稱為「白癡」的孩子。（p.177）他在二〇〇〇年六月二十三日圓了職業夢：被市殘聯正式吸納為武漢紅金龍弘愛藝術團專職演員。（p.286）當時他二十二歲，是出國巡迴演奏前兩個多月。同時，在同年的秋天，在武漢市殘聯召開了第一次「舟舟現象」理論研討會。（p.308）

「舟舟」的表現，若以中殘聯主席鄧樸方看過「舟舟」首次在北京保利劇場的演出（1999.1.22）之後登上舞台，腮邊掛滿了淚珠說：「一切生命都是偉大的！」（pp.301-302）這句話來做註腳應屬一語中的。而「舟舟」手中的指揮棒證明智殘人確實存在潛能、證明一切生命都是偉大的、證明殘疾人特別是智殘人後天培養成才不是神話（pp.309-310），然而這一切奮鬥過程賺人熱淚。

「舟舟震撼」與教育迷失

自從筆者在二〇〇四年四月，因接受台灣省政府文教組委託，辦理一〇〇期國小校長儲訓班而接觸了《舟舟告訴你，不夠聰明沒關係》這本書，就認真閱讀一遍，深深被其撼動，腦海中不時泛起「舟舟」的相片與串串的教育問號。於是便想撥空寫一篇「舟舟現象」的小文，提出若干教育議題來討論討論，遂又再讀一遍，並把「重點」的頁碼記下以方便引用。

筆者以為：「舟舟」的成長與學習過程，以至今日的輝煌成就，不啻給教育界投下一顆震撼彈。但說也奇怪，其震撼威力各人感受不同：有的無動於衷，有的僅以「難能可貴」視之，有的為此一掬同情之淚，這些都屬於「船過水無痕」的欣賞派反應方式；有的會因此而研究研究「舟舟現象」具有什麼意義，有的會因此而檢討檢討現行教育措施應該如何改善，有的搞不好因而形成新的教育理念可能引發另一次的教育改革，凡此種種皆屬於「凡走過必留下痕跡」的行動派反應方式。

至少筆者想到以下幾個議題，可以研究研究，檢討檢討，然尚不致於引發另一波的教改。

第一：「舟舟」的學習歷程是否符合「三適連環教育」的要求？

近年來，筆者致力於「三適連環教育」



觀念的推動。(何福田,2003)大意即指學生能否學習成功,視其是否符合適性教育、適量教育與適時教育三者連環運用的要求以為定。所謂適性教育就是「適合個別性向的教育」,適量教育就是「適合個別容量的教育」,而適時教育就是「適合學習時機的教育」。三者都適合,不是只適合其一或其二,學生學習就會成功。

就這個大問題裏還要問三個小問題:

A.「舟舟」投入音樂指揮的「抉擇」是否「適性」?

「舟舟」是個第21對染色體多了一條的基因變異綜合症患者,也就是唐氏症患者。胡家為他做過一些正式與非正式的測試。八個月大,發現他有辨音的能力,可是已經晚了正常嬰兒兩個月(p.74);三歲時,隨父「上班」,發現他有樂感和節拍感(p.111),那也是極普通的能力;大約到了上學的年齡,曾發現他有畫畫的興趣,胡家還給他請來一位美術學院的大學生家教,希望他以後當「畫家」好謀生,支持不到半個月,他就如坐針氈,只好放棄(pp.126-128);二十歲的醫學測試證明:智商不足40點,但有音樂潛能(pp.324-325);因此,他的興趣逐漸專一,並且定格在音樂指揮上(p.139)。

從此可知,胡家費了一些力氣「試探」出「舟舟」在各種能力上,只有音樂指揮比較好,雖然跟普通人比起來還是差一截,但就「舟舟」而言,這是適性的抉擇,他幸運地找到最適合他這個人的學習方向。

B.「舟舟」在音樂指揮的「練習」是否「適

量」?

「舟舟」三歲隨父「上班」,在樂團裏當「觀察員」,自動自發,沒人強迫他做「少量」或「過量」的練習。但他不論在家裏或在樂團裏似乎都有一股熱忱(passion)在推動他做不停的努力,他對追求做為音樂指揮家「甚至發展到一種近似狂熱的程度。」他會當街臨場「發揮」起來,引來圍觀,以至堵塞了道路,影響車輛通行。(pp.119-121)這跟諾貝爾獎得主丁肇中的話沒有兩樣:「任何科學研究,最重要的是看對自己所從事的工作有沒有興趣——這不能有絲毫的強迫。」(p.137)只要他熱衷於此,即使到茶不思、飯不想的地步,樂此不疲,就沒有「過量」的問題,否則偶一觸及也會感到如坐針氈。「舟舟」因幸運地找到適合自己發展的性向,而又有「足夠」的練習,縱然他的性向(音樂指揮)跟常人相比可能還差一點,但「狂熱」起來卻能使它發揮得淋漓盡致,超越他人許多。

C.「舟舟」接觸音樂指揮的「時機」是否「適時」?

「舟舟」在音樂指揮方面的造詣,來自於不知不覺的自然情境,可能有遺傳的因素(胡父早就喜歡音樂,p.30),也有環境的耳濡目染(一、二十年的隨父上班),也有教育的因素在(雖無進學校,但等於專讀音樂指揮科系)。在這樣的自然情境下,沒有絲毫的強迫,故無任何不當的壓力,使之造成「過早學習」或「過晚學習」的問題。「舟舟」又幸運地符合了「適時教育」的要求:既無

「過早學習」犯上「揠苗助長」的錯誤；亦無「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禮記·學記》）的「過晚學習」問題。

「舟舟」不幸而生為重症愚型兒，又何其大幸而符合「三適連環教育」的要求，遂能以一個先天條件比99.8%的人還差的「苕貨」（因為唐氏症出現率只有0.2%）使其「不是天才」的音樂性向登峰造極！他辦到了，因為他真正發現了他的性向，他可以大叫Eureka！而我們比他「聰明」的人迷失了！

第二：如果「舟舟」進學校，結果會怎樣？

「舟舟」沒有進過學校，而今天的成就有目共睹。假如當時他「有幸」進入學校「按表操課」就讀，是比現在更好？還是「泯然眾人」，符合我們對唐氏症患者的刻板印象，認命認分吧？因此，「舟舟現象」是否能給「正規學校教育」帶來若干省思？比如那麼重視多學科的學習，而且都要要求學會，是在幫助學生還是在戕害學生？是哪些因素造成99.8%比「舟舟」擁有更好的先天條件者，結果反而只能庸庸碌碌過一生？「舟舟」在學校體制內，如果只會 $2+3=5$ 會受到何種待遇？容許他這樣下去嗎？其他科目呢？後果（下場）會怎樣？還會有完好如今的「舟舟」嗎？

當「舟舟」當年被拒於校門之外，胡家提起這事就會柔腸百結，就會覺得在這件事上有點「對不住」兒子。為了不讓「舟舟」失望，胡家也給他書包、文具，但是他所上

的學校依然是社會這所學校，老師就是他的父母，家庭就是課堂。而且「舟舟」的課程，全部按照全日制小學要求和大綱進行。很快胡家就發現他們無法按照正規的教學法「塑造」兒子。（pp.124-125）

如果拿「舟舟」這個特例就說「學校教育」只會把英才教育成庸才，那是犯了「以偏概全」的謬誤。不過，嚴重弱智如「舟舟」，他能將既有的平平凡凡的音樂能力做最大的發揮，我們為什麼反而不能？學校教育到底應該堅持什麼？應該放棄什麼？總不能來個麻木不仁、一成不變吧？有必要認真研究應該如何落實「教育鬆綁」的理想吧？

第三：如果「舟舟」沒有機會接觸音樂，結果會怎樣？

胡厚培在「舟舟」六個月大的時候，曾因到外地演出，其妻處於精神恍惚狀態，其養母雖疼孫子，但更疼媳婦，遂將孫子送到鄉下親戚家寄養，幸好親戚像慈母般照顧「舟舟」，但只三天，胡氏夫妻就經受不住骨肉分離的痛苦折磨而結束了「舟舟」的寄養。（pp.48-49）假如持續寄養下去，使「舟舟」沒有機會接觸音樂，結果會怎樣？如果他接觸的是舉重、扯鈴、木工、電機、陶土

，他是否還會有在舉重等方面登峰造極的機會？若照前面所述，幾次測試都證明他在音樂方面具有潛能，並未發現他在舉重、扯鈴、木工、電機、陶土方面具有發展的可能性。職是之故，吾人似有理由推測：患唐氏症的「舟舟」，只適宜在音樂領域發展。



「舟舟」因為從不排斥音樂，而且狂熱地喜愛指揮，所以他是一個順勢而為的成功者。如果父母或教師刻意要製造某種情境以扭轉兒童的興趣，必須注意兒童是否有排斥的現象，即如沒有排斥，也還要看他是否有喜悅感，否則只會落得一個白忙一場：原有的興趣無由發展，強欲培養的興趣不成氣候，因之蹉跎歲月，終生一事無成。

第四：造就「今日舟舟」的關鍵何在？

「今日舟舟」不是「舟舟」自己一人所能辦到，那是集合許多「因緣」甚至「湊巧」所造成。如果要追根究底，其「關鍵人物」應為「舟舟」之父胡厚培。而「關鍵事件」應為「在家教育」(Home school)。

胡厚培先以「中國式」的大丈夫氣概，不讓悲劇在兒子身上重演，以「決(絕)不放棄」的牛勁，千辛萬苦硬是把「舟舟」從唐氏症患者的深淵中「拖吊上來」。這對「舟舟」而言，乃千古以來唐氏症患者的奇遇，套句民間的玩笑話：「不是胡厚培上輩子海欠胡一舟，就是胡一舟下輩子要為胡厚培做牛做馬。」繼而胡厚培認為：「愚人也是人，叫兒先做一個正常的人」(p.80)，於是他非常用功，儘量借、買育兒圖書、期刊資料，用心研讀試驗、檢討，並獲得很多心得，常有家長來向他討教。(p.90)

至於「在家教育」的教師也是胡厚培。前已述及，如果「舟舟」進學校讀書，其結果之機率最大者可能是「符合我們對唐氏症

患者的刻板印象」，視認命為當然。「舟舟」幸運，接受「在家教育」而不是「學校教育」。「舟舟」絕少受到語文、數學、科學、社會等等學科的干擾與折磨，才能保有「學習之樂」，那些正常的小孩在學校讀書恐怕苦多於樂，而且盡讀些後來根本無用的東西，造成「多頭虧損」，冤枉到家！此外，學校教師極難像胡父那樣擁有「永不放棄」的耐心，僅此一點，學校教育就得認輸。

不過「在家教育」不但不是「萬應靈丹」，而且適用範圍有限，人人實施「在家教育」問題更多。「舟舟」是碰巧有個極具愛心與耐心的老師，而且又具大學音樂本科畢業水平的父親來協助他發展音樂性向，同時他這位啟蒙老師又精研教育學理(這樣長期閱讀、用心體會，絕對不輸給教育本科畢業生)，這樣「萬流歸宗」才能造就成功「今日的舟舟」，其他人實施「在家教育」未必有這樣優越的條件，故不能一概而論。

然而從「舟舟現象」來看，學校教育確實有很多必須改善的地方，此乃不爭的事實。

第五：如何落實「教育鬆綁」的理想？

近來教改理念中的「教育鬆綁」好像是在討論中央教育行政機關如何把「權」下授給地方教育行政機關或再下授到各校而已，筆者以為「教育鬆綁」要做到「老師不能綁死學生」才算真正達到理想。

學校聚集許多教育或學科專業人才，要

實施類似「舟舟式的在家教育」並非絕無可能，亦即要造就許多「今日舟舟」亦非絕無可能。但基本前提要對學生「鬆綁」。

所謂「鬆綁」是教師自己解開並釋放許多僵硬的觀念，想像一個成才有如「舟舟」者，他只需要什麼，不要我們帶著傳統的包袱，也要學生一樣帶著傳統的包袱。如果我們學校的老師丟不掉這些包袱，不僅智商如「舟舟」者我們不能把他教育成才，即使智商高他100點的「聰明人」也還是像現在一樣，我們也無法使之成才。從此可知，中央政府的教育權是否下放給地方政府，還是跟教學觀念鬆綁沒有關聯。

教育人員或教師之所以無法放心或大膽地對學生鬆綁，是誤以為「綁緊都不能保證品質，鬆綁就一切都完了」；另外還誤以為「全人教育就是什麼都要懂一點的教育」。

「舟舟」在認知領域的成就很差，但筆者以為他表現了「全人教育」的理想。他善良、有愛心，讓人感覺人間溫馨；另外有人知識豐富，成天算計別人，佔人便宜，讓人感覺人間險惡。試問何者是「全人教育」的理想？難道只會 $2 + 3 = 5$ 就沒有品質，而一定要會展開 $(a + b)^2$ 才叫有品質？更何況什麼時候才來要求學生展現品質才會真正獲得品質是否也要多加思考？

參考資料

王夢鷗註釋（1970）《禮記今註今譯下冊》。台北：商務。

何福田（2003）〈教育的「三適」與「三不得」〉《研習資訊》第20卷第6期》與《國立教育研究院籌備處各期研習資料》。

胡厚培、亞靜（2002）《舟舟告訴你，不夠聰明沒關係》。台北縣汐止市：達觀出版事業公司。

Bloom, B. S., Engelhart, M. D., Hill, W. H., Furst, E. J., & Krathwohl, D. R. (1956). *Taxonomy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 the classification of educational goals*. New York: Longmans.